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圖

第 158 卷



海潮音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第四年第十二期

海潮音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海潮音月刊募集基金啟

閻浮提人。香味光明。不作佛事。賴以依止。厥維言教。然方言未融。聲浪有限。豈窮橫絕。文字尙焉。我佛說法。三百餘會。鐵圍結集。橫塞鹿苑。震旦著述。充滿龍藏。人壽幾何。算沙徒歎。後有作者。得乎蛇足。雖然。人海者機。網目者教。歸元無二。方便多門。四論十支。發揚性相。三部五教。無礙台賢。文事佛事。不一不二。隋唐而降。聖道陵夷。著詞章者。溺於支離。薄名相者。陷入顛頂。枯寂於禪。禪壞其禪。迷信於淨。淨染其淨。健侗於教。教失其教。釋迦已去。彌勒未來。嗟我羣倫。聾盲誰悲。加以天演噩夢。迷悶神州。社會怒潮。飄搖冰海。羣兒舞火。四面俱焚。惡鬼吮血。十方同慨。是非高張法幢。橫磨慧劍。何以摧邪顯正。度世救生。覺社同人。自忘謫陋。民國七年。季出叢書。五期滿足。易爲月刊。名海潮音。作暗室燈。議論公開。思想互助。上承絕學。下應潮流。慘淡經營。於茲六載。在杭在滬。遷漢遷京。來鴻去燕。候煖謀生。其迹可笑。於情堪哀。遐哉洞庭。法流天接。開佛學院。培養人材。糾正信局。刊行經典。建佛教會。固結團體。敝刊編輯。印刷發行。爰有定所。經費收支。雖應桴鼓。基本虛懸。難免曇花。會議結果。募集萬金。存儲生息。藉資周轉。夫以五洲之大。物質之雄。人心之須。佛化之貴。此一線慧命。不能滋養之。雖爲敝刊之咎。寧非世界之羞。所冀大力宰官。多金長者。共出身手。廣施法財。心燈一照。光光無窮。我佛有靈。拈花微笑。此啓。

佛歷二千九百五十年海潮音月刊社同人頂禮

如有發心擔任募集者請示知台銜住址以便奉寄捐冊

如有隨喜捐助者款直寄交本社并請示知大名以便登佈

新捐助本社基金人名列左

任琴父	洋二百元	孫厚在	洋一百元
彭少田	洋二百元收	余毓溥	洋一百元收
王森甫	洋二百元	趙子中	洋一百元收
熊雲程	洋二百元收	袁立齋	洋五十元
傅子揚	洋一百元收	法仙師	洋五十元收
何達夫	洋三十元收	唐繼堯	洋二百元
王九齡	洋一百元	薛微笑	洋十元收
吳退盒	洋十五元	梁濟公	洋十元
黃覺元	洋十元	黃勵志女	洋十元
羅澄孫	洋五元	妙心女居士	洋五元
			除醮費實收洋一百四十四元

本刊發行部遷移啓事

閱者諸仁注意本刊發行部自民國十三年陰歷正月起遷至漢口清芬二馬路佛經流通處內主任爲謝鑄陳居士以後各處所有定報滙款等件務祈與謝居士直接交涉本編輯部自有職任對於銀錢等項概不負責特此通告

海潮音編輯部啟

敬啟者凡蒙

各界閱者諸公向敝社發行部先約訂購或向各外埠分發行訂購者均經敝社按期出版發行茲值年關伊邇各項支銷均待結束而對於購閱數百戶未便一一致函催索現敝刊已出版至本年十二期凡購閱已賜款者雖多而未經賜款者亦復不少尙希收到本期月刊後速將刊費賜下或向各外埠分發行購閱者亦請直接交清以便結束如蒙續訂五年份月刊即乞先函接洽爲禱

海潮音月刊社發行部啟事一

敬啟者本刊發行急求臻善以副

愛閱諸公之雅意茲擬明年改爲漢口佛經流通處辦理發行事凡有與發行部接洽者即乞

先函交涉恐事後發生質問 敝前經理決不負責

本刊發行部啟事二

敬啟者 敝發行部近日接到交涉或欸目各函件封面均書漢口佛教會台啓或漢口佛經流通處台啓等字樣均經折閱後始悉係與敝部函件嗣後凡有與發行部接洽或賜交欸目各要函均請雙挂號寄交漢口佛教會內（甲子年正月起改寄清芬二馬路佛經流通處內）海潮音月刊總發行部收然後掣回郵政回執蓋有發行部藍色皮章事後發生錯誤方可負責否則絕不與聞特此謹佈

本刊發行部啟事三



天魔誘佛圖（德國 E.Biedermann. 畫）

唯識諸家會異圖

太虛

清辨 境有家	護法 四分家	陳那 三分家	識 存實 (唯識依圓諸法) 唯 遣虛 (我法偏計二執)
	難陀 二分家	識 留純 (純識見分) 唯 捨濫 (濫境相分)	
安慧 一分家		識 歸本 (能變識體) 唯 攝末 (所變見相)	
	識 顯勝 (有力心王) 唯 隱劣 (無力心所)		無所家
識 證性 (正智真如) 唯 泯相 (相名分別)		識 無家 清辨	體同家



曹溪禪之新擊節

太虛

達磨別傳一宗。至曹溪而大行中國。宋時馳及朝鮮日本。迄今流衍未衰。可爲盛矣。然自達磨以逮曹溪。雖別傳之心宗。實超教外。而悟他之法要。不離經量。曹溪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又曰。涅槃經。吾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又曰。執空之人。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言經。只此言語。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離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故達磨慧可授受楞伽。黃梅曹溪宏演金剛也。夫楞伽乃大乘妙有法輪之天樞。而金剛亦大乘真空法輪之斗杓。洪源遙流。酌之不改。初味雪山寶林。湛焉有如新瀉。每讀信心之銘。證道之歌。觀般若瑜伽諸經論。輒覺渙然融釋。妙治無痕。惟後時宗徒既混入知解。謂荷澤等宗徒而教徒亦強拔荆榛。四教先亂般若五教尤亂瑜珈江西石頭以下諸師。爲救其弊。數變其法。或由旁敲側擊。使親悟。或由電驟雷轟。令頓契。然皆妄期自證。不爲語通。絕言思之妙心。終不用父母所生口爲說。故曰若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雖易臨機之用。不失教外之傳。而要以曹溪法寶爲綜前開後之大規範。今者般若瑜伽重暢。識爲一拈唱焉。

一曹溪之自悟

夫諸法緣生。生空無性。此大乘般若之輪也。諸法唯心心幻。無性。此大乘瑜伽之輪也。破我法之執。彰眞俗之諦。發理量之智。證性相之境。說或小異。揆無不同。曹溪問謂金剛般若。心即開悟。卽悟此也。後呈其悟。故書偈云。菩提本無樹。以諸法唯心故。明鏡亦非臺。以心幻無性故。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以諸法緣生。生空無性故。然此二輪猶收教內。教外之傳。尙須一徵。其夜五祖以袈裟遮圍。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乃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自性二字見下遂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卽下謂曹溪曰。不識本心。卽上學法無益。識自本心。本心無性見自本性。無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此大悟界。唯迴絕言思之妙心。罪過名想之所不能安立。故教下雖強名一眞法界。或曰本如來藏妙眞如性。旋曰非安立諦。廢詮不詮。此云言下大悟。實非言悟能到。故爲教外別傳之宗旨。此宗旨姑借一言。假爲詮表。則曰無性空心。心圓衆妙。心幻無性。故應無所住。無性眞心。故而生其心。此無性空心卽曹溪所云自性圓衆妙。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也。由是總其悟旨。可歸二言。諸法唯心心幻。無性。亦可諸法緣無性。空心。無性。幻心心圓。衆妙後世三關之意。亦不外是。諸法緣生而生本空。一也。諸法皆心而心如幻。二也。無性妙心。心卽諸法。三也。失至無性妙心。心卽諸法。則隨手舉來。莫非涅槃。本空無性妙心也明矣。然此實非比智假詮可及。故云教假詮外別傳。

二曹溪之悟他

曹溪說法悟他。皆從自悟境界流出。然以大悟之界。須人自達。故其所言不離教內空有二輪。說空破有。說有破空。遣除邪執。發生正智而已。意在教外。言不離教。此曹溪禪所由高也。由此其說法之綱要。祇是萬法心生生空無性。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法心生也。佛性無常諸法是常空無性也。俗眞眞俗。出沒卽離。其言外之旨。在使人執亡意消。

躍然自得。故曹溪曾喚其門人法海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師一方。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按。經載。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隨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人。不解。此法。云云。此所云。同見。同行。即已。悟可。爲一方師者。分付。即付。其悟。他說法。之典。要令。不失。本宗。後世。一般。邪。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不離。自性。忽。唐外。道。秘爲。少耳。不傳。之。甚。邪。甚。邪。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不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要。案。此。曹。溪。傳。其。入。室。弟。子。說。法。之。味。等。其。密。傳。不。令。衆。知。者。皆。爲。護。持。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者。恐。彼。謗。法。護。罪。執。語。隔。別。無。他。義。

此上來所舉。祖自有釋。今按動用對法。出語盡雙。即離兩邊來去相因。乃運空有二輪。以權有空二見者也。究竟二法。等相對法。盡除。盡除者是教下假設。說一切法。界等三十六對。法不離自性。不離者是教外妙心。指一切法。在般若。瑜伽。諸經論。指其要歸。無不如此。故曹溪乃真通教意。真能說法者也。又曰。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其爲志徹說涅槃經。常無常義。又爲神會說。見不見。痛不痛。義對臥輪有伎倆。曰。惠能沒伎倆。對住心觀靜。長生不臥。曰。是病非禪。拘身何益。對空知無見。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對念佛生西。曰。西方只在目前。誤。十萬億佛土。爲十萬八千里。此其與人解縛去粘抽釘拔楔之妙。如所謂馬前相撲倒便休。活潑潑地。赤灑灑地。坦蕩蕩地。露堂堂地。誠有不可言喻形容之者。其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問諸人還識否。纔被神會喚作本源佛性。即呵之爲知解宗徒。以說一切法。雖不離這個。而這個終不能言。陳出之神會。名作本源佛性。以爲假智假證可得。遂帶於名相知解中。而失教外之傳。此與賢首等之知解教徒。以諸美辭種種形容繪畫。絕言思之一真法界。自謂超越先哲。能言龍樹世親諸祖所不能言。同一僭妄。殊不知諸祖豈不能言哉。特以實非言思之所及耳。雖構種種形容繪畫之說。徒益名想之影。反障證悟之門。故曹溪力呵之。有曹溪力呵之。故雖有神會等知解宗徒。

而宗風仍暢。慈恩等於知解教徒。未力呵斥。故四教五教興。嘉祥慈恩之教輪輾。清涼引而化之。陷泥已深。圭峯則由知解宗徒兼爲知解教徒。宗下承曹溪風能斥去之。故宗彌盛。而清涼於圭峯又不能呵却之。故教益晦。厥後永明順而正之。落草愈甚。宗徒教徒殆皆沒入知解。不期離言妙悟。封著名相。二三真禪。唯用峻險或截擊爲法門。務以闕落知解爲事。以延教外之傳。故墮於知解者。不唯失宗。亦失於教。若曹溪之說法悟他。不唯得宗。亦得於教。昔一居士請雲門曰。三藏十二部教意。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門曰。祖師意且置。汝道如何是教意。士罔措。門大加呵斥而去。故宏宗演教者。當學曹溪悟他。以知佛祖說法之妙。

三曹溪之自性

曹溪於其叙悟及教說法等中。若諸偈言及長行等。三科法門三十六對。亦是常途語句。最關要者。唯在「自性」一名。於其自叙及教他中。若不識「自性」一名何所指。必難瞭然。其自叙中叙悟「自性」本清淨等。其教他中令說一切法不離「自性」等。皆必知其自「性」所名。乃有著落。好在曹溪曾自釋云。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此指第八本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此指第七末那。多以轉識爲心。如云心爲地。性爲王。性生六識。出六門。大見六塵。如是十八界。皆從「自性」起。指含藏識。起用。行曰起用。即以前六三不起現行爲息用。根大見六塵。如是十八界。皆從「自性」起。指含藏識。起用。行曰起用。即以前六三不起現行爲息用。粗似易經寂然不動。爲體感而遂通爲用。亦似中庸未發爲中。發而中「自性」若邪起十八邪。有漏異節爲和。聚於成唯識論等義。此種見解。猶有疏謬。以異熟識非真寂故。若邪起十八邪。有漏異有漏現行。起「自性」若正起十八正。無漏無垢識緣無若惡用。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由此有諸越用。由何等由「自性」有。一切法等依。依此觀之。曹溪確指「第八識」名「自性」明矣。其頌四智。亦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亦此以「第八」名「性」。「第七」名「心」。者謂自性。八若清淨。即大圓鏡智。自心。七若無病。即平等性智也。然第八識名義糾紛。頗難分解。通名或曰一切種識。或曰阿陀那識。或曰

本識。或正曰心。在有漏位。或曰阿賴耶識。或曰界趣生體。或曰異熟識。在無漏位。或曰菴摩羅識。或曰大圓鏡智。或曰真佛身。就有漏中指無漏界曰如來藏。亦曰佛性。以假智詮指絕言思界曰一真法界。亦曰眞如。其如一名諸經論中多指遮空二執空理然起信云唯是一心名為眞如又說眞如之自體相及其如眞如用勝嚴亦說本如來藏妙眞如性曹溪亦說眞如自性是眞佛及說眞如用此等所言眞如每與指一眞法界或如來藏同非但二空空理而曹溪言「自性」亦復通此多義言「自性」本自清淨等是指如來藏或「一眞法界」也。言自性邪正起十八邪正是指異熟識或阿賴耶識。或菴摩羅識。或一切種識也。其名義之玄紐。若此之甚。無怪因起信論「眞如」一名。生後人歷久之諍歟。」禪宗悟本體禪主人翁禪。所悟雖亦離言法界。在異生位仍即「阿賴耶異熟識。」前六剎那不生。末那我愛執藏暫現。此若執實。雖悟唯心。不悟無性。或入外道。了幻無性。取無性空。不透末後。或歸二乘。進悟「無性」心源含融萬法。乃大徹了。故深密云。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易經說為寂然不動中唐說為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可知不常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執為我即執為性我義即性義未悟無性故入外道然在凡位欲求頓悟除悟此亦別無眞體故大佛頂曰恐迷眞非眞迷此非眞欲別求真終亦無真可得嗚呼此可知曹溪「自性」一言所關之大已。

然「自性」應專指「諸法離言自性」。亦曰諸法離言自相若曹溪說爲「含藏識」不如易以通名。名以「一心」或名「自心」爲當。故吾有取於永明之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

唐圭峯以瑜伽爲法相宗。般若爲破相宗。自居爲法性宗。曰一乘顯性教。以有情有本覺眞心。名如來藏。又名佛性。此亦以「如來藏」名法性者。不如名以眞心爲當。然其不脫知解。不悟諸法離言自性。作禪源詮。嘗曰「心」是其「名」。「知」是其「體」。「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以爲舉知字即能得心體。宗門或斥之曰。知之一字。衆禍之門。明永覺賢以眞心具空寂與靈知之二義。補曰空寂之知。謂圭峯取知遺「空寂」不了「眞心」。今按「空寂」即「無性」義。空寂靈知即無性心。「即心」不悟「無性」。故成妄執。

妄心。若悟無性。即契真。如故空寂。知始是真心。彼執知爲心體。且不悟心無性。更何解乎無性心哉。故後世宗師於曹溪所云「自性」亦諱言之。但云「這個」。這一「着子」。以指示之。誠以說似一名即不中也。

論宋明儒學

太虛

竊論我國自晚唐五代以入於宋。禪宗實爲學者思想之結核。故不惟佛教之天台賢首淨土等。能暢行於宋明來者。皆托禪宗爲根底。各開應化門戶。雖道家儒家。亦取禪宗爲骨。塗附或道或儒之舊業爲皮肉。以號爲性命雙修之仙學。及宋明儒之理學者。道家之舊業。則長生之煉丹出神也。儒家之舊業。則治世之人事倫理也。而所取於禪宗者。則道家先守竅。令心靜定。謂修性。似於習禪也。儒家若周茂叔教人尋孔顏樂處等。似於參禪也。然以縈挂其舊業之故。不能放捨生世。由大死而爲大活。故淺爲嘗觸。即詡已得。疾返其延生經世之舊。務爲飛昇之神仙。人倫之賢聖。今以唯識學之術語喻之。則從上所傳教外之禪。譬第八識所變實境。立爲禪宗門庭者。則如前六現量。親托彼爲本質。而變爲自所緣之相。能符彼本質之自相者也。立爲台賢等門庭者。則如第六正比量。疎托彼爲本質。變似名相。不謬彼實境之共相者也。彼道與儒。則如第六非量。亦或親或疎。托彼以爲本質。由無始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變似所執實我。實法之名。相於所托之自相。共相均有迷誤者也。故儒家雖同托於禪。以面底不一致。故遂與佛門卒多牴牾。若如來與異生雖同是「諸法離言自相之一眞法界」。以異生於「離言界」。不相應。故異生卒不能即同如來。且與如來相背而馳也。吾因是於彼執舊業。以自礙之二家。每深致慨焉。雖然。吾亦不謂儒道家於宋以前初無似於禪者。道家若莊周言。顏回心齋。卜梁倚朝徹。儒家若荀子解蔽之言。空石中人等。皆慨然有事乎禪定者。以禪定之學。原不限於佛法。凡有內心修養者。皆所同事。故

禪定學亦名增上心學而爲佛法外之異道所共修也。但漢唐間之二家。則道務長生以修命。儒務治世以修文。鮮聞有事於增上心學者。故宋明來道家之修性。儒家之究心。實由感受禪宗之佛化使然也。然宋明來之佛儒道三教。已潛藏此不可說之禪宗。爲共通之根底。故國民之普遍心理上。每易有三教同源之思想。而讀書士夫。多於三教同源之思想。上守儒家之態度。無識男女。多於三教同源之思想。上持道家之態度。徹裏徹表爲禪宗之宗佛教之教者。卒唯極少數之人也。

由上來說。以觀宋明儒之學。可知其淵源於禪宗。而又膚淺自封。不能與禪宗一致明矣。然世之論宋明儒學者。多謂其淵源於道家。以宋之朱陸及明之王。皆出自二程。二程則師茂叔而友堯夫。茂叔之太極圖。與堯夫之先天圖。皆出於道家陳搏之相傳是也。但予昔嘗見空谷禪師之說。忘其名。則茂叔傳承於某禪師。總老乃東林總禪師。考據確確。又晁公武讀書志。謂周子受學於澗州鶴林寺僧壽涯。則濂溪固授受自禪門也。即就陳搏以言。要亦道家之已沾嘗禪宗者。陳搏沾禪附道。以道其所道。周邵又沾之以附於儒。適開三教混合之局。其隱貫之者。則禪宗也。茂叔教二程。導孔顏樂處。仿自禪宗參話頭。其言無極而太極。乃指「心言」。何者。周之太極。即邵之先天。邵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生於心。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案先天謂心能造業。即天命後天謂業招而果。謂造心業。是曰道。又曰。心爲太極。道爲太極。又以「心」謂之「中」。故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宋明學大致以天地人物變易之本名「太極」。或謂一氣以人事倫理標準之性。謂之「中」。或曰天理而此皆以「心」釋之。實爲宋明學之大原。而托本禪宗。曰心宗之明證也。謝上蔡以之說仁。故曰心者何也。仁是也。仁上蔡出大程門。大程說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若活人有識。識死人無識。此仁即指識識。大程亦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